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二

草木子 葉子奇
豢龍子 董穀
觀微子 朱袞
海樵子 王崇慶
沆瀣子抄 蔣鐄
郁離子微 劉基
潛溪邃言 宋濂

蘿山雜言 宋濂
何子雜言 何景明
華川巵辭 王褘
青巖叢錄 王褘
廣成子解 蘇軾
空同子 李夢陽
續志林 王褘

草木子

括蒼葉子奇

草木一荄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榦有生死其神之傳物未嘗亾也

物之氣類萬古不移此主宰所以爲之帝也

草木一核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於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而藏諸用也

鬼者人之影死者生之終
善者萬理之總名也性者萬理之全體也仁者萬理之全德也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極則也
人心是根於氣耳目口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於理仁義禮智之性是也
新故事物爲之今古也得失人事爲之存亡也治亂世運爲之變更也

荀子曰性者惡也爲善者僞也杞柳桮棬之喻也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性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之說也達磨云我見佛性云何佛性作用是性生之謂性之說也蘇氏曰善惡皆出于性而非性之所有胡氏曰善不足以言性孟子道性善猶佛氏善哉善哉蓋贊嘆之辭即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韓子說性有三品即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後世諸說紛紜縱横孟子當時已一一加辨可見儒書之不可無孟子

丹經言鼎鑪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精歛神也火候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動息之節也

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譬如從空而有幻花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旨也

天地之間至堅惟金石爾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至堅且然而况於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生而不可以長生

仁人之詘國將亂也小人得位亦國將亂也是以漢之黨錮唐之朋黨宋之奸黨三黨與天下遂至於衰亡矣

窮理須是用心自有悟處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氣之極也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粱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

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輪廻舉世皆言之可見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窮造化之理者始足語之

飛昇有乎曰此必有術不可得而測也必也至人能之乎然天上實無着處

十室之邑必有數家居貨財而無數人能文學何大

工輕彼之付而裔此之施誠以文章學問迺乾坤之清氣也世人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德則不務而文藝是經是何世人之矯枉而過直也葢文章學問是智德上事亦德也行處是仁德上事亦德也荆南高士戴如爲曰百家之中不下一二十家有錢粟而無一二人能文章可以見造物取與之輕重矣香之多者色減花之盛者實稀天地無全功矣

溆水並敍

人之於世皆在憂患中過日雖富貴之極亦然彼昏不知反以生爲樂何也此惟無我可免

賢者避世無道則隱此聖人之言處亂世之律令也然周流列國而無所遇反爲沮溺輩所笑雖曰聖人急於救世憂樂並行不悖非竟與律令相反如伊傅呂望彼來求我故事易成

朝即今日也元昨日也宋前日也推至羲農之世

不過一月而已世有久近理無長短時有前後理無今昔一刻即是

或問天地有始乎曰無始也天地無始乎曰有始也未達曰自一元而言有始也自元元而言無始也

識得破天地萬物不見一毫何世態之有識得破天地萬物莫非己也何人我之有

唐虞迄今四千年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但聞其名而已更歷四千年則今之五經四書寧有存者乎大化之中未嘗有聲臭而能久存者也

蜘蛛結網此殺心所形也與始作網罟者同一機事理無大小

空空之學聖而入神之地也故心空之極雖血肉之軀可有可無非有神通變幻于其間乃理之本然也而人之不能爲者心礙其形非形之不能隱也古之至人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者曰惟心耳莊子曰孔子能之而不爲此非眞知孔子者不能言

人皆指命運之吉凶以爲賦稟之偶値而不知本於一念之仁暴皆其所自致也譬之物價之低昂由乎

物品之美惡命自我立我即天也其來也遠矣

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愚則曰舉業興而世道微又豈仲尼之罪哉

小兒周歳後多有見字即愛讀若有所知者此舊習之猶存也漸長能言則漸忘之故叔子探金環白公識之無信非偶云

商周之生本于契稷契稷之生由于天帝盖非商辛之裔也

南周之興後世獄訟之源也陳鄭之風後世淫亂之
備也
士世祿而不世官雖忠厚之道然官日多而祿日衆
民何以供之哉此亦周政之未善者也異于唐虞失
官不食之法矣

觀微子

上虞朱衮

天地以分而殊名也其實一物也故專言之則曰天而已矣以地之上下四旁皆天也通山澤貫金石何莫非天

天道一氣推遷而已矣或曰陰陽二物非歟曰烏乎二不觀行者乎其出有往主動陽因以名其返有復主靜陰因以名是二之說也其為行一也烏乎二

中庸之道中和盡之矣修道之功致中和盡之矣中

和二者一中焉盡之矣一中之學心學也心統性情
道該體用

由性情有動靜之名由動靜有闔闢之名由闔闢有
通變之名由通變有德業之名由德業有參贊之名

天以氣機生人人以氣機肖天

有喜怒哀樂中節之情而後見有仁義禮智根心之
性中節存乎養根心存乎生孰生匪靈孰養匪通生
也非養無物能長

聖人有常生之天衆人有不死之天常生之天全泄

不死之天一端仁義禮智不可勝用全體之天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端之天也擴而充之可保四海其詔衆人之爲聖人乎衆人有聖人之學自孟氏之後入人矣

人之一身志與氣而已矣天地之氣何嘗弗剛有弗剛志何之際耳吾人之志能不務伸有弗伸氣隨之靡耳故欲成其剛先直其志欲直其志先集其義欲集其義先克其慾欲克其慾先察其機根之屈于慾胸之塞天地其皆始於幾乎

康節謂心者性之郛郭予謂血肉者心之郛郭膚革者血肉之郛郭裳衣者膚革之郛郭棟宇者裳衣之郛郭郡縣者棟宇之郛郭四海者郡縣之郛郭焉有有郛郭而無君以主乎　曰性是已雖然君郛郭盡空由此觀之人人有君

心不可縱弛亦不可拘迫元精烱烱居吾體中一生惟心主宰運用極宜善養尊之如天敬之如神則精微察而吉凶彤炎事著通

天地非翕聚專一無以化生萬物吾人非蓄養貞固

無以發揮大業要哉靜也寧惟詩乎
不入羅浮高深焉得春秋微妙羅豫章得靜守力氣最多所以動輒教學者靜坐然其訣亦自楊龜山傳來

或問君子憂乎曰不憂然則君子樂乎曰不樂何以其能不憂不樂也曰知還禍者福之還窮者通之還喪者得之還虧者盈之還知是是以不憂福者禍之還通者窮之還得者喪之還盈者虧之還知是是以不樂然終無憂樂乎曰不憂則樂矣不樂則憂矣

夜氣之生不足以償旦晝之梏覩旦晝則知習矣覩夜氣則知性矣

或問古之害正道者曰異端今則無世易爲不古也覩微子曰古之害也以異端外門而攻異辯今之害也自吾儒同室而鬪鬩故一人作之衆人效之有道者起而鬩之雖有害焉寡矣父師開之子弟習之有國者舉而用之雖有不害焉亦寡矣曰敢問其所以害曰以似仁義害仁義不愈於以不仁義害仁義乎曰舉、業業仁義也奚害焉曰非舉業之害也舉舉業業

者之害也業斯體釋斯舉斯用釋斯口耳身心不相謀是滋亂爾吾求見索己之揚利物之舉且不可得矧敢鬭乎有人於此揭正道之幟烈聲以諭人曰仁如是義如是同室之兵蝟集矣於戲欲為天下罷同室之兵非　聖君賢相酌古崇正則不可若夫豪傑之士其與關係于時

人之為不善也恒畏人知而不畏神知人知于其顯神知于其微人以其微也而為之無所不至至于顯也乃揜之以著其善而不知心術之欺神有甚于白

口之欺人人非之可畏鬼與神責之可畏也是故君子之學非致嚴屋漏不足以通神明非天下歸仁不足以表成德

世無道澤皆緣正學不明士習非古厥原在小學之廢乎小學廢而詩禮之習孝弟之範蔑有聞焉庠序以文義入家庭以進取先而士無古人之學矣作室而基詒謀爲遠又奚以庇世豫哉其惟小學乎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識量君子恐人所不能恐容人所不能容處人所不

能處

物惡太過造化且然而況于人乎

纔計較添多少煩惱只計較便有査滓安得瑩然

能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見虛明自是廓如

覺得自家過失便是知長處改得前日過失便是仁

長處覺後必改改後必不復便是勇長處

舜禹之未受禪也初無得天下之心也其既受禪也

初無利天下之心也愛以天下而不以身此所以出

乎萬物之表而介然無累故曰巍巍

澶淵王崇慶

古人所謂氣機言鼓舞人心之道也是故渡江之擊楫陽門之弔卒睢陽之哭像其諸知此道與

夫允執厥中堯授舜也執中無權孟子戒子莫也大哉中乎權在矣夫論中以權自孟子始也

志寧於虛故君子以靜致學道集於實故君子以誠心御物

君子之精神命脈存乎言考言而責實存乎德故言

也者德之華也不可僞也夫德僞而言傳者鮮矣是故君子愼言先愼其德

帝王以扶持綱常爲主以奠安生民爲急以講明心學爲要

立天下之命存乎農決天下之疑存乎卜寄天下之死生存乎醫夫三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所不敢緩也子夏所謂小道豈眞謂是也哉

或問文章以潤身致遠有道乎曰有其道奈何曰寡欲以充氣充氣以完神完神以致用是故氣養而大

下之道得矣天下之道得而文行乎其中矣

人之精力以寡欲而完識見以窮理而博功業以盡性而弘

沸湯以釜其氣勃然是就使之噫火歇則水寒養生者可以孤而省矣

天之六陽藏於九地人之六陽藏於二腎故當地曰復精腎曰命門

故君子語不可盡機不可或露語盡則人得以乘其弁機露則物得以探其蘊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曰

括囊無悔

天道晝夜而光明其陽之所為乎是故晝之日夜之星來始昧也惟人心亦然晝猶事事夜猶夢夢而謂其獨昧可哉是故乾之九三不獨終日而又繼之以夕豈亦合晝夜而一之者邪噫君子之體道至矣

沆瀣子

長洲蔣鑌

君子有三愛愛其口故不傷愛其德故不傷愛其好惡故怨咎無或在身

楊墨塞而輒好辨老佛演而愈力排功莫繁于斯矣或曰黎則如堯周公乎曰未可知也不輒不愈孰堯孰周

古之學者渴道其次有渴名今之學者渴祿其自名者渴而入于古

覆臨仁人之爲也分矣不仁人之爲也殺矣仁與不仁之間也仁與不仁之間也者不以家難辭國難不以慈道易忠道也

羊杜之好功名也而功名皆立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茲二氏實允蹈焉

吏泰者恐人也臣蒙古者自恐也操斯之刃助斯之施非恐人乎將聖服王殺于會門非自恐乎泰蒙古之世君子惡乎不附𨶒

祿仕不及政古之道也君子之祿於政也是國之不

云與

或問秦以法斃漢以法王曰子見王者法乎哉蕭鄙劉鷙雖法則誰非秦餘曰更秦而法法於四百秦餘焉歷年曰秋法而胤周周實亡秦蕭法而胤秦秦實延淡

務德者自雄故功人于罪而多為之極德不足者雄人故罪人于功而日長其鷙心韓彭無類尉李戚休在其君之德也

漢之治猛而括唐之治約而衡漢猶秦唐不隋矣或

問漢霸唐虞曰霸也猶虞也鈞漢虞刑唐虞禮刑及民禮自及也

蕭何收秦圖籍含刑書可也刑之不令挾書之不除其賢秦焚也無咫

蕭曹漢畫而秦驅其李斯之流歟乎房魏隋滌而唐焉其魏孝文之裔譬乎不斯法律惡乎師不魏河汾惡乎教

漢武之德鷙于始秦矣張湯血之弘羊髓之始秦之殃民也猶偏或曰其能奚矣不古日川賦無收民猶愛

其土焉土之不忘則思其在亂雖欲亡諸焉得而遠諸

或問吳賦實半中邦壤則然與曰其政也以地則吳方福矣以播則荊揚埒良壤乎政乎昔之人必有任是夫

漢祖惡乎雖霸其霸之不能乎斯閒六國乎開楚桓文其猶恥諸

夷狄之有君誠哉是言也湯尹一德不在符王乎或曰夷德不終奚其一曰奚而能夏又可忘乎不終唯

天終則雜漢德矣

國無小亦無大如葛之德登兩漢焉曹孫雄雄志士

蓋猶厲旃

周宗宋祖之德之槩也惜也周不允宋不初如使周

父而宋子漢商文其役矣

或問晉文公伐原而信信以義夫曰不原不含隧隧

可義乎曰吾將有其終曰動諸鄰而伐諸郊終猶隧

也

荀卿之不才也伊斯焚聖或曰斯也實罪視及無乃

非所乎曰僞堯而性桀者匪卿也與夫斯將性桀而僞聖者也故焚

性有三品非韓愈之曰自仲尼也仲尼言之韓愈氏信而微之性于是乎盡明孟荀楊氏之偏辟于是乎遂樂

晉史載記中洲小大諸僭國不亦識乎載記之者之也微之也微諸　以崇帝畧春秋大一統則莫此爲近焉是以君子貴之

齊桓公之尊周勍勍義哉太師于是乎式增晉文公

妬也先是利也而後以從周雖勸不義仲尼嚴爲論正諸也者實然

周公仲尼之弘于文也增文王而功也文王之無邇文也周公仲尼之無邇增也孟氏曰賢于堯舜意其然乎

用世不若出世出世不若忘世忘之至矣烏用烏出烏出烏用至矣

儒以明人佛以明鬼佛曰無生是畏死之說也老曰不死是貪生之說也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 疑駱駝善知 泉象善知地藏

浣布以灰湅絲以魚 洗金以鹽

郁離子微

青田劉基

郁離子謂從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其數與其郡亦以為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析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軛賈子之治車也不以犬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

不鄙其側陋令威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豎為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舟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怍之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煥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煥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二邑不足以為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

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民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疲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並聚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絶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損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遺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

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飢涖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於是衆工皆憊甚執斧鑿而坐食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圮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餼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飢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饔餲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圮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役當世天下至其後世一蹶不保何其忽也家政

不修權歸下隸斯將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鬻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喪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開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開之者亦

不亡術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橈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党析之木解者將有所附以待能者猶振而推之將歸咎于葺者

弗可當也況葺宅必新其材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非升空中而渡身者無所不用令醫鬪之大木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楹柟櫨剪爲傾頹漸雖有般輸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況於無之乎吾何爲而不悲也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

為能得諸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何足道哉郁離子曰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至誠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篷折櫓而破帆者即官舟也從而

得之瓠里子仰天嘆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為官只

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為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

飛者烏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荊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荊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竪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

惡惡而若是厭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逆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于予矣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閟人無

術以知之者惟此令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霜者惻然而悲潸然而泣之沾其襟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阽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媿恥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今夫子爵

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為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係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為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柰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熊蟄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飲之可乎曰不可有魚于池而患獺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于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

司馬發司馬發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爲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聞也是何異乎剌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察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有赦以苟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

首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榮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撫率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讎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眥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

而世主弗籍也悲夫

或問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思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強無梗猾無間故令不戒而行井田可復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弊之不行而欲道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弊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

不討民不知提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騖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雨霽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覡之理不無吾於吹蟲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

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梏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潛溪邃言

金華宋濂

縣大夫問政宋子曰民病久矣其視之如傷乎曰是聞命矣願言其它宋子曰勿為盜乎曰何謂也曰私民一錢盜也官盜則民愈病矣曰若是其甚乎曰始有甚焉不稱其任而虛冒既廩者亦盜也

孔子傳易孟子釋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辭之費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寖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或累千言學者復

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唐之孔冲遠乎

孟子之後言性善者蘇轍一人耳三國之後言推蜀繼漢者習鑿齒一人耳唐之後言黜周存唐者沈既濟一人耳有識之士不世出也如是夫

古之帝者必有師炎帝師悉諸黃帝師封鉅大塡泰山稽顓帝師大彭堯父穆圖帝嚳師赤松子柏招堯師君疇夫五帝大聖人也猶或有師者誠以天下之大未易君也後世乃反此何哉

宋子嘆曰鄭侯萬世之罪人也當始皇焚天下詩書

而藏於秦博士者故在也鄭侯乃棄之而取戶口阨塞之圖方與咸陽宮殿一火俱盡悲夫鄭侯固無足責入關將士奚翅數萬而無一人及之豈天欲喪斯文哉千載之下不得見聖人全經果誰之過歟若鄭侯者萬世之罪人也

呂后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邪古今人表所次曾晏左丘明列之第二游夏及曾點父子列之第三數子之高下

甚不難知也今乃反之班固其無別之人邪

作史者不爲楚義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失爲不知統不書呂氏滅秦牛氏易晉而後以疏司馬言之其失爲不知義作史者亦難乎哉

聲韻出於天自然而不可易故燕代之遲重荆楚之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近世辨詩者十五國風皆以一音叶之何邪是必有其故也

勇之於學者大矣人非勇不立勇也者作聖之階梯也孔子以勇而聖曾子以勇而賢故曾子曰吾嘗聞

夫勇於夫子云欲學孔子曾子者其大勇矣乎
人在天地間猶蟻之在磨欵磨之轉西為東囘南作
北蟻初不知也天地之運也亦然人曷知乎
渾天儀可施之中國中國之外今用渾勾股不可里
差其至精乎曰洛陽天地之中非歟曰非也以中國
論也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渾
然若虛淵然若含渾然若無朕凝然若弗移兌然若
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

以極微唯其小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虛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揆之不見其所處一戒綱焉績績乎萃也炎炎乎熱也恭恭乎馳弗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辯之物之檢之抑之范之涵之是猶衣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予不見嬰見乎目不當采色故明全耳不當音聲故聰全舌不當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勝其明忘其本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饋澤濕其機采采其服昧昧其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吾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緜緜棼棼乃政之分純純謐謐乃政之壹是故聖人翊而弗擾靖而弗逆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逆故民寧弗察故民覍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遁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烏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墜焉或僨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時榮瘁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藏釰

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愆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以文徼名名必喪以貨徇身身必亡敗故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徼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

噭噭兮不縮吝吝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孅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遂神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吝力哉故君子與天合

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翱翔乎不縮縮以雌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强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强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恍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也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巳我人可聖
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
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
自恃者危以學自嘔者貪以行自翹者偽是六疾也
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達容則聚是五懿也去
六疾行五懿方有為於天下

蘿山雜言

金華宋濂

濂白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者輒曰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覺粗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冲然若虛淵然若潛浩然若無所凝然若弗移充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

廬一戟觸焉繽繽乎萃也炎炎乎爇也莽莽乎馳兆恳也苟不以其為君而欲縛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柤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才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不留滋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𢥩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漸入之機不同其機碓碓其屐濯濯其機采采其屐咻咻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觀經斯移也

善察機者其以質覛繆乎

絲絲棼棼乃攻之分純純淊淊乃收之一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逆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逆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烏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厭焉或憤焉其可及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

以褒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粱藜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利過分者必避食逆惕者必含惏害已也雖色藏劍厚味腊毒則非之祭愚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非衆

者非道哉

以文徼名名必喪以貨徇身身必亡喪故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徼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

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權鑑如持衡隨美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遂仲子則榮屈子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驁翔

乎不縮縮以雌伏乎能純一乎能絶外誘乎能山立而物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强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遞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冷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
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
自恃者危以學自賊者貧以行自翹者偽是六疾也
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問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
六疾行五懿方有儒於天下

何子雜言

信陽何景明

北方水之大者惟河故北方之水通曰河南方水之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湖之水皆曰湖

古人恭德則報以珮思返則報以環恩絕則報以玦珮佩也環還也玦決也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雉雞類鷹鵰類梟鴨類雞鵝鴨可得常食雉鷹梟弗

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野也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栁之屈爲卮匜者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屈

諂似恭吝似儉諂則不恭恭則不諂吝則不儉儉則不吝

雪則霰風則霾陰則蛾霽則虹故霰則知雪霾則知

風蛾則知陰虹則知霽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亦不裁之德施

不報之恩勇者見義必爲當幾能斷

華川卮辭

烏傷王褘

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朽之道奈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刑輔治之具匪刑不懲刑書刑典特以示世之章程是故簡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

刑之情

聖王之制兵用以康不若匡不乂而已是故有義兵而無忿兵有應兵而無貪兵

爲天下者必先有天下之才而又有天下之器乃足以成天下之功矣才以施之器以容之施之欲無弊容之欲無遺施之周故其業可大容之廣故其德可久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强如息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

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爲從感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貴於盡人道人心眯天心顯故君子慚於合天心人可欺也天不可欺天可欺也心不可欺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陵爭則刑

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屑身之斧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蓍龜夫惟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婪利溺福入而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蹶危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之謹言慎行也視其足當若刖視其舌當若結

山高矣鷹鷲猶以爲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黿鼉

以為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罹於罪弋者何也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為之拘體其道若愚功名莫能為之驅爵祿者災之端功名者禍之興

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用不用命也有其才無其時雖以孔子之聖周流天下卒不以少遇而獲試焉有其時無其命故以唐虞之世而有許由非由之不見用也其受於天者非所當用也

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於患難則智愈明氣愈

乎志愈增德愈成道愈疑故曰不過盤根錯節無足以別利器

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甚之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苟徒驅之以才駕之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蹟乎

學必有師尊信其師說故易爲道師道廢學者始務其私說而道術乖矣斷木爲棋刓革爲鞠猶必有師焉況於學道乎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

矣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爲者竊道之華棄道之眞者也

學在力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駑駘不與焉騏驥千里跛鼈亦千里

人之欲爲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致之涂跡有不可爲堯舜者乎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糞蛆不知臭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悲夫

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持則情眞而愈宜好久而不衰

衆君子之中一小人容焉鮮有不敗其成者螘蟻仆柱梁蚊蝱走牛羊小人雖寡爲害甚鉅也故國家之務去小人也如農夫之除稂莠稂莠雖微不得不除者也

青巖叢錄

烏傷王禕

緯書漢儒以爲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凡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訣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此三十五篇又太平御覽有論語緯摘輔象撰考讖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耀春秋緯命曆序孝經緯左方契威嬉拒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與七緯各八十一篇而尚書中候論語讖又不與焉大抵緯書之說以謂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漢哀平之世然可、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迷設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將以此濟其篡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

以亦伏自崇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爲內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玄輩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反非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浸微逮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

涉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删而去之以絶僞妄使學者不爲其所亂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絶焉今易緯乾鑿度猶存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比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說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羅集爲四部律謂之毗

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授瑜伽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着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此其大略也

自漢永平二年佛法始入中國厥後離為異宗曰教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以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為南山之

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儀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傳戒賢於那爛陀寺因授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其基乃潤色講說廣製疏論是爲慈恩之宗聚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禀龍勝爲師開綜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其說乃大備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慧威慧威授玄朗玄朗授

湛然是為天台之宗隋杜順以法界觀授智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國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是為賢首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行於今者唯慈恩天台賢首而天台為尤盛此則世之所謂教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乃弘教外別傳之旨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而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鑒禪師慧能而其法始盛能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與

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以策厲學徒是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溈山大圓禪師靈佑佑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爲溈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義存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偃之語言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而

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分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後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勾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石晉開運中亦亡弗繼雲門曹洞雖僅存然不絕如綫惟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蕩無際久盛於今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實出六十家釋義之外是爲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

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乃與會正之說不能有同是爲資持之宗二宗今雖並存而學者多遵資持之教此則世之所謂律也大抵佛之爲道本無二門自夫聖既遠源遠而流益分於是師與指殊各建戶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爲滯於名相教則誚禪爲溺於空寂若律之爲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於爲教禪之學者又各立與以取勝一彼一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爲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

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爲漸宗道一神會同出於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智圓性善性惡之說如冰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棒或以喝至横川珙則復以聲偈其示人之要如枘鑿之不相合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也

老子之道本於淸靜無爲以無爲爲體以無爲而無不爲爲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是矣先漢

以來文帝之為君曹參之為臣常用其道以為治而民以寧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者也自其學一變而為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為米巫祭酒之教乃遂流為異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鍊養也曰服食也此二者今全真之教是巳米巫祭酒之教亦有二焉曰符籙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一之教是巳鍊養之事黃帝之書雖頗及之而皆後人依倣而託之者及赤松子魏伯陽者出實始為之宗至於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又變鍊養為服食

其爲術愈偏矣符籙之事黃老之書所未嘗道張道陵寇謙之等實創爲其法及杜光庭與林靈素輩則又變符籙爲經典科教其爲事益煩矣然嘗論之錬養之說歐陽子嘗刪正黃庭經朱子嘗改注參同契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用以養生全年固未爲得罪於明教科教之說鄙陋不經黷貨冠貲是爲逐食之具其爲世患蠹亦未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說本邪僻繆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藥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歸真之

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僇張角孫恩呂用之輩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鍊養服食其術具傳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大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背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又謂其書皆昉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

爲天師承壽年間受於老君是也世傳太平經最古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言與周廣類之說殆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若大洞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誠是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末可論矣

堪輿家之說原於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擇地者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於晉郭璞所著葬書二十篇多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

嘗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氏莫不尊信其術以謂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爲驗是固有不可廢者矣後世之爲其術者分爲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於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爲說主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其學浙閩傳之而今用之者甚鮮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人楊筠松曾文辿及賴大有謝子逸輩尤精其學其爲說主於形勢

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而它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盛行於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於郭氏者也業其說者參其異而會其同斯得之矣

醫家之書自內經以下藏于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後出雜著者不與焉內經謂爲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質奧而義弘深實醫家之宗古殆猶吾儒之六經乎秦越人八十一難經繼作蓋舉黃帝岐伯之要旨

而推明之亞於內經者也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尤爲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脉經叙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臟六腑之病尤爲精密二氏之書洵千古不刋之典也厥後巢元方著病源候論王砯撰天元玉策要旨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說砯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不通此其失也至唐孫思邈出以絕人之識篤濟物之仁其列千金方

翼所以發前言啓後學有功於醫道深矣嘗時王燾有外臺秘要所言方證符證灼灸甚詳然謂針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則一偏之論也及宋錢乙龐安時許叔微迭興龐則囿於準繩尺寸之中許則務在出奇而應變其術皆本於仲景惟錢深造仲景之閫奥建爲五藏之方各隨所宜用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真水則有補而無瀉可謂啓内經之秘惜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之所集者非乙之本真也若大觀間陳師文裴元宗輩所製二百九十七方

則欲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病識者固知其昧於變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眞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潔古以古方新病不能相値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其學則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內外二陽尤先於治脾土其爲法專於補其所著脾胃論誠根本之言也子和以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爲醫之關鍵其剤多峻厲其爲法主於攻守眞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者爲病原式曲盡精微其治法則與

子和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子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荆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矣及近時天下之言醫者非劉李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同會而通之隨證而用之不存其存乎

廣成子解

宋 蘇軾

黄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爲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殆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捨己而問物慈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群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質而所謂養民人遂群生者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山川不以爲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非雨之也春夏發生秋冬黃落而草木不以爲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後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兆亡之徵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窮窮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眞人之語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惰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

今欲學道而問巳不情依僞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棄世獨居則先物後巳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

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吾人如黃帝而

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
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閒居三月而復
往見則蹷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
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
枯木死灰無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此
窈冥昏默之狀而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夫
窈冥昏默者可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

冥昏默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道者也

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

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眞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淸無勞汝形

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自此以上皆眞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

也必靜必淸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慾也三者

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傾外不閉二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數歟曰殺之不爲神在種時一粒耳何數數之有然力耕斂耘不可廢也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長生之本既立則必有堅凝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鍊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

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為無慾去長生之害人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此矣天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為我蓄之為之在我成之在彼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攖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當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

而人皆以為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

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

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

蓋將有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之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南榮趎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瞿然自失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故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

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眞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詣異吾不知緜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曰明也歟

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逆行日月益古之眞人黃帝師也

北郡李夢陽

化理上篇

或問雷霆空同子曰吁胡叩淵于淺人雖然竊聞之矣是陰陽搏擊之爲也曰有鬼神形者何也曰氣動之也氣散則散凡神怪隨氣之妖祥亦有人物形者皆變也星之妖爲攙搶天狗書孛等亦氣之生散應一行北斗化七豕是也

正德二年正月一日日食既空同子曰予蓋親睹焉

月體不滿規日大而月小乎凡月食既則輪盡黑無
餘欠乃益知月體小於日

天與水違行訟天一生水天水一耳違行訟者訟詞
兩而事一也

五行木金水火四氣不內邪邪入則壞惟土內汙汙
變則化化則神是故貫四時而獨功也在人脾爲土
游溢精液輸灌肺腎肝心不然百物食之脾并臭味
我雜于胃中何以發神明而行變化兆于神化爲臭
腐臭腐復爲神化蓋言土也

用先土生先水天一生水資始之道也故人命門在
腎
極黑之夜久坐亦明陰中之陽歟猶水之中明歟
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檜不棲蟬熊豹之皮
不上襲
天道以理言故曰虧盈而益謙地道以勢言故曰變
盈而流謙鬼神以功用言故曰害盈而福謙人道以
情言故曰惡盈而好謙盈謙以分限言耳非謂消長
升沉也而俗儒不知類以日月草木等當之悲哉月

有虧而無益草木有益而無虧若以凋落爲虧則謙者不凋不落邪

天地間惟聲色人安能不溺之聲色者五行精華之氣以之爲神者也凡物有竅則聲無色則敝趨乎此而不離乎此謂之不溺

德者必福天人相與之際若求焉者無心之心也求福不回人際天也介爾遐福天際人也壽考不忘言壽考之求德如念念作之也禍福之幾捷於影響數之乎察之乎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於上則生於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雨雹對謂十月眞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易獨言象象者懸一以會萬者也又一一者象之所由始也一以會萬故得象而忘言萬以會一故得道而忘象它經言一理則止一理言一事則止一事

雨一也春則生秋則枯風一也春則展秋則落雪一也冬六出則益春五出則損水一也鷺鴨則宜鷄雛

則傷土一也夏至則重夫一物且爾況殊哉

或問人性上人何也空同子曰陰陽必爭也二氣旋轉坱北以負勝為寒暑是故晴和之日少而風曀之時多斯陰陽之爭也人秉其氣得不上人哉

或問化權空同子曰陰陽代更必爭而主之者行如春主生郎惡風凄霜無損於拆萌如冬主藏非無晴和之辰而黃落愈增故曰化權權者謂主之也有宜之義焉官之者權也能推移輕重之也

東方蒼龍七宿中曰火心星也心昏中則夏木生火

也人心屬火故名火爲心詩七月流火是也斯皆自然之數也火秋則流而下以火不生金故不復中於西而二十八宿西者虎北者龜蛇東者龍南者鶉背

自然此象非人假借之也

北之象二陰二也空同子曰予往在玉虛觀見其像

設問道士此何神答曰皆星也慮人不敬畏故假名像耳如王靈官即心星故焰而火輪北者至陰之地陽之根窟故日照三面如人之背至陰不自見至靜而動者出焉非此則無根無根則其用窮也人五臟

系在背背有神含故膏肓病則無膏膏肓者根也

夏易首連山天下不止不動動根止的易首歸藏天下無陰無陽陽根陰周易首乾天下非陽不統故後天尊陽

化理下篇

夏則伏者俯其所尅也秋冬春不伏者子承母也伏則蒸濕者土氣也助金生之也木生火故日東出日不照北以水也夏至日照三面亦不北月西生者金生水也月不北者從日也又借日而光者也又陰不

獨成者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不相妨耳桃榮而梨枯麥秀而穀槁則妨矣百步之內茂草各遂一不遂則妨矣虎肥而鹿瘠馬健而牛羊羸則妨矣

斗七故天之數多準七二十八宿皆七也左氏天以七紀是也日月五行璣政亦七易曰七日來復極承之春時七則明夜亦如之詩曰終日七襄是也僧家稱其意義是故數亡人用七

人皆曰中國天地東南闕耳又曰萬物齊乎巽故中

國文物聲教獨懿然燕之土盧盧龍塞是也盧黑也江之南石之色皆赤中國之四方不見乎又星曆驗之側景臬郭守敬量天尺亦樹嵩洛間則中國不有中乎佛者竊其意乃曰天地有幾洲中國者南贍部也

或問海市李子曰此處偶有此怪異氣耳夫陰陽五行氣化不齊濱海之邦海錯萬殊賁之珠滇之石北之鰈南之鱗淮之蠏吳之蛤能盡究所來耶事有不必辯者以其非急也有不能辯者以其非理也不必

辯如海市蜃樓同穴象膽四時在四肢之類是也不能辯如鼠立人啼人死託生之類是也人不能自見其腦與背病之來也忽而痛忽而止忽而寒忽而熱自不能知之而好奇者紛紛辯其非急求之理之外乎

夏之初月高其圓也低冬之初月低其圓也高進退之義也

人之五臟各其喜生腎虛者嗜鹹肝虛者嗜酸凡食脾胃喜之則味佳不喜則咽之不下亦自喜生之道

數曰脾之屬歟

濟之性勁源于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濟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大抵天地勁氣在山西人之性勁天下其鐵亦如之所謂并州剪刀者也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瀦爲澤較背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

五行火無體在物則藏燃物則用用盡則息五藏心爲火烱然中伏遇動則發不動則已

十支在時五日一周在日兩月一周在月五年一周

在歲六十年一周朱子謂六十節者此也十二支子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术人見濟間殤猶見巫入則衝其兒走從其類非問劉南宮劉曰是真有之也不但取象朱子論乾馬坤牛震龍巽雞坎豕離雉艮狗兌羊曰此取象亦自有來歷非假譬之也是觀之十二支象真有之邪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末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霆光隕地則石氣非不形也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

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者也朱子本義主揲蓍

平

陰陽貫錢四時一緡錢亂而成緡已矣向背上下雖

仍也四時成歲已矣明晦雨暘雖仍也

離爲科上槁木盛火藏於內助其盛木槁火燃其外

灰其槁人水火濟而生者也生則神棲目離爲目也

水絶則死以槁而焚也人槁則神先去目

空洞于脊稿坐其場麥將颾候風焉川老曰風之來

視雲雲之方無風也已而四方雲風來予苟之川老

曰風御來無定方斯謂斷續之風也不信令飈爲麥

果四落子曰嗟斯可以心覩矣夫風無不入者也雲

猶格之况心乎况心乎

後天之易退乾西北長子用事退坤西南長女代毋

然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傳稱覩志易成無成又家有

主毋則悍奴奪氣如漢高不廢呂雉者斯何也空同

子曰用事者六主之者二是故六氣代謝而乾坤常

行也故曰役乎坤戰乎乾

秋之雲濶而薄故其雨微夏之雲獨而湧故其雨注

化氣亦專而後壯者勢然也轟雷徧四海澍澍盡八埏天地能之乎故言仁智者必曰勇勇者專壯之義也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渙者文隨之而生者也亦天下之至變也天地之道一耳齊生而槩斂則其功不普物之生斂有先後而無棄遺者變化之漸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化極而不生不斂則萌者始枯實者始槁斯傾者覆之也非變化之罪也

小人多君子少何也陽一陰二也陽生於陰也小人必壞者邪也福善禍淫之道也陽生於陰者男自女

生其證也

元氣正行已矣成歲功已矣非無邪惡妖穢之氣任之矣任之者俟其盡自滅也彼卯涸涸無損於歲功斯沃地之大也也堯舜之治亦其大焉矣非戶戶人人者論也

時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月甲子兩月一周周六而成歲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爲三百六十倮蟲二百六十而人長之毛蟲三百六十而麟長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長之介蟲三百六十而龜長之

鱗蟲三百六十而龍長之皆六之則也木水用陽六甲六壬火用陰六丁而土金不用

或問舜入井以孔出從洞于日既入井顧安所得孔哉即有孔象獨不之知邪曰若是舜胡由出曰神爲之也漢高大風破圍光武六月之氷宋康王泥馬渡河古來眞天子怪異多矣况舜哉此等不可知亦不可窮

物理篇三

道理一横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

字與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者也變之非王也

人食蔬谷不害食果蓏害木尅土也木味酸木生火故食果蓏多則酢而內熱木實曰果草實曰蓏

雀乳雛四月四五月五六月六夫曆者聖人節天者也烏知四時已矣知月乎哉

麥種之秋而焦于夏火尅金也麥穗直而芒有兵象焉穀種之春而焦于秋金尅木也穀穗垂而毛有木象焉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蝉然寒蝉螢北京有之

奚地之異邪冷使之邪江之南不產荆棘山不產櫟柔之義邪孔林不產荆棘仁邪

空同子之廬有蝠焉多而機令撲焉撲者無始而有終問焉曰始撲之逐焉逐逐援援其獲也少終立處之中候焉至則撲之故其獲多甚哉一之應爲也

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玄鳥生商武敏肇姬尹之空桑陳摶之肉摶斯於理能推哉空同子曰形化後有氣化焉野屋之鼠醯甕之雞其類已

桃杏仁以核內含生生故曰穀孟子曰仁人心也又

曰仁者人也以生生言之也

髮血之餘血陰也髮黑者水之色也白者反從肺氣也凡物極則反

松栢老然梧竹疎秀茶梅冷淡荆棘針楞樸腓腫芝菌靈異茶麋纖弱鹿葱海棠艷並育而同生氣之變化然也文固難以拘論也故文必曰如此如此者皆拘之類也

雙生以後爲凡者昧化理者也凡產必前動謂之囲轉無碍則首始下首下則生矣即以受氣先後疑則

間轉將先氣者先出矣斯造化至妙之幾所以全母子者也予亦雙生子先生者體大差長亦獨先胤

撒攬為樹欖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歟

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

原其化理其篾一橫一直者二儀也一顯一伏者陰陽也一篾顯伏者陰陽一道也篾必錯三而成文者三才也織之必自中起者極也形必方者四方也制器尚象孰不由之而人知之乎

北之土厚故其人信南之水廣故其人智土厚故其

鼻隆水廣故其口闊鼻隆故北人不相鼻口闊故南人不相口信而偏故其性戇智而流故其性巧

水克火然火水既濟木生火然火焚木何也天下有一氣之害二性之交也

海翁忘機則鷗狎百里奚忘祿則牛肥祿亦機心乎

禽鳥先氣者也凡禁聚處則旺而興空同子曰弘治初予益侍朝焉每鐘鼓鳴則烏鵲以萬數集於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

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

獻皇帝

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數集江柳向　王舟鳴噪亦今　中興之應歟今人家喜鵲憂鴉亦氣之先歟寧陵梓生楷樹老鴉符家言　環非樹皆鴉每鳴噪妨人語今多事來鴉亦不之來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定同予曰聲言直音言曲樂言律直者聲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諧者也如粥粥呼雞落落呼猪咄咄呼馬喌喌呼猫鴛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論如今里巷之

詞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板眼所謂知音也及問其出其呂其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而後知樂解者求達乃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彈琴六馬仰秣爲禽獸知音夫作樂而獸舞鳳儀斯感通之妙非聲音之末也昔有鼓琴於池上者謂及甡賓而甡賓鐵躍之出亦謂知音邪

天道虧盈而益謙繪事其証乎凡繪不及則是過之則非知繪人分寸亦人若六七尺則非人以人長五尺也物皆然又如繪朴野幽寂之形則雅如草村茅

盧疎松片石蔽驢破帽則雅若榨櫻開金碧几富貴事則俗矣吁天之聚斂不顯哉不顯哉

鳥之性南向鴉鵲晨南昏北蝙昏南晨北南出而北還也鴈之南也鶴鵲亦南即鵪鶉鷓鴣梧桐黄雀之微亦南不問遠近但見其南耳

生性難移如草木之蔓之直故人剛柔之偏變之爲剛善柔善有之[illegible][illegible]欲剛爲柔柔爲剛能之乎

天之生物主於用能用人故雲馬用地故健虎用山

故風牛主耕故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不豚豕主食故一乳十

七八推之物皆然而仙釋之徒乃欲棄人倫絶羣類高飛遠翥哉如生才亦主用大受小受即有湮淪者鮮焉用之時義大矣哉

王生善聽聲聞丁公馬蹄聲曰旬月必拜相又聞其蹄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名位素定矣易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知宋宰相乘馬金蓮宮盾輿行謂馬卑也唐宋拜相則築沙堤或以便於馬 瑩云唐天子尚乘馬況宰相哉如肅宗與玄宗控馬是也

禹貢山川多與今不合何也空同子曰自河之入淮

也彼榮澤孟諸芒碭諸陂今皆耕牧地耳流謙變盈滄海而桑田古今能合哉

車陸象鳥舟水象魚蓋不能不圓席不能不方智者行其所無事已矣私意鑿之哉

空同子閱爐而觀銅瓶之水熱極則響轉微乃喟然而歎曰嗟至寳不耀至聲無聞天之道哉天之道哉

凡欲人知者非足者也凡人不知而悶者欲人知者也

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天下之毛多矣繁令必曰

牛毛者何也空同子曰牛之毛於人獨無用用之無益也然則繁令者不可繁哉

味生色故染絲必以酸養生味故吟詩必用色嘉靖六年四月舞陽之野麟生於牛其夜火光又其聲雷又見其角而麟以為妖擊之口吐火蹙項又蘇瘞之土又自起聲轉雷擊碎首乃死見者謂麟也野人懼扛之省城然誠麟也古謂麟一角然此則雙肉角麟馬蹄此則蹄牛古謂鵠胎生今鵠卵生豈傳者誤邪抑形有變邪此似麟非麟者邪古又謂牛馬交則生

麟此牛馬交者邪龍與馬交則生千里馬汗則腹下

麟

嘗疑大學絜矩又疑平天下不言準而言矩今乃知方圓平直一道矩盡之也矩爲方削其角則圓矩爲平直其尾則平尾不直不平也陣法五變亦方變圓

或問方能圓圓不能方何也李子曰陽根陰也

鋸之齒太平直則入木不行必有出歸俗謂之料斷

術變之譬也泛駕之馬不羈之才用之易效

聖人貴智亦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鰍魚性痴見人則

樹其巢謂人畢巳也又其性畏寒西方有鳥曰半翅者亦知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杖擊之得也鮮魚入網輒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乾為駁馬駁能食虎豹一名茲白空同子曰凡物食物天生相制之義非但力之也駁未必力力虎豹虎豹食鹿豕牛馬鹿豕牛馬見之則觳而脈斯有制之者非力之罪也如豺小而降虎豹是也在人如君制民夫制妻在禽如鶻搏兔鵲擊鳶

治道篇四

或問哀帝屢誅大臣而卒不威何也亢倉子曰人主以無爲爲體有代天之相則百官自正有執法之吏則百度自貞君何爲哉故自用者小佞下者煩煩小之政挾之誅戮則人心離矣哀非正己之君乎賈氏曰廉遠地則堂高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者止之之義而揚者彰之之名也火在天上既無所不照物無遁形善惡非隱使遠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勝罰之邪又能盡爵

之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過過之不過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有非我者過之揚之吾何心哉真僞兩在不逆其僞功罪具疑則重其功上之道也

羣居而和一君子存盜數小人陽統陰也私起而爭一小人每害數君子陰賊陽也反復之道也天地能使陰無哉在統之有道耳

衆美容惡羣惡不容美如華居有穢只見其華而茅茨之下者一雕氣則茫眼難觀矣故衆君子中不無

小人而牽小人內絕無君子故治朝君子七而小人
三不害其治而亂世容一君子不得
言治者必曰唐虞何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也堯在位一百一年舜在位八十年又禹繼之則二
百餘年矣卽有堯舜而年或不及則於變亦難孔子
王者必世而後仁謂此也
郊上辛社稷上戊祭孔子上丁戊在丁後故先丁如
十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以丁不當十故人
鮮知一日之戊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

初十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無謂禮者竟援下行

天人以天下爲度昔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言

度也論相者曰鼻吸三斗醋口腹內好撑船亦以度

言也相必言度者以狹人氣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窒

窄則昔天下之務大人恒澄明澄明則照物也今人

但知窄相包容不知包容中有鑒也不然模稜胡塗

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天地父母萬物聖人父母萬民其心無一息忘之故

孔有莫知之歎孟有不得已之辯即如父母育嬰兒

在一息忘之耶

莊周齊物之論最達天然亦最害治使人皆知彭殤孔跖同盡同歸則孰肯自修或又知壽殤混沌金石銷鑠孰彭孰殤孰孔孰跖孰肯自修乎故曰害治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人之病痰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盡去痰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

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關

羽威振華夏陶侃于里不拾遺亦其風耳李斯論囚

渭水為赤而關東盜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

道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甘誓以君行故其詞嚴厲征以臣行故其言詳一君

二氏之道也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命之天者也夫生烝民其命匪

諶秉之人者也命一也湯之世乃辟乃匪諶乃有初

無終皆詩人疑怪之辭也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

言酗酒者不制之義酒伐德故愆爾止又亂性故無

明晰號呼御晝作夜者靡明靡晦也斯白事耳非天湎之也

觀術之說者不實先務也非枝葉之害也治天下有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

人無賢愚嗜酒必敗然紂甚是故誥書言酒禍於紂切也

居上貴寬太寬則弛臨事貴簡太簡則漏故曰寬而栗又曰居敬而行簡

聖人重祿位者不人情而順天心也天之禍福主德

人之好惡主利孔子稱舜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書曰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是以名位歆之也詩亦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聖人豈內好爵而外隱約哉民之所好好之又天以是報德也故今將喬其官則高廣紅黃紫綠素美是命撰吉同知天未始不無之重也又曰期人以名位不若勉人以德業空同子曰無其德無其業無其業無其位無其位無其名即有之幸耳矣

或問子曰使孔子得位二帝三王之治難哉或問何難也曰堯舜禹之世則有益稷臯契夔龍湯有伊尹萊朱文武有太公周召孔門惟一顏子王佐才不幸而蚤死設使孔子得位則參雍游夏季路輩能爲益稷諸人事否乎以沛中豪傑南陽貴人觀之則佐命未生亦孔子不王之兆也

爲政在人非其人而用之則不官取人以身非其身而取之則不人不人而曰世無人不官而曰世無官有是理哉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爾劉基徐達輩固元生之也我　大祖用之而

興世無人邪有人邪

廼叅政日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日內閣

學中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空同子曰

內閣之要決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

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

闢之先生日銷元氣者苛吏也苛則刻則不恕則恕

巳痠人則訐人則伺察人譬無疾而藥索五臟之未

形

今之弊官不久任　國初臺省不甚通如御史歷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使久則入爲左右都副則左右副僉則左右僉如知府久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參左右使久則入爲部侍郎尚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繩糾之權民吏無不更事之嫌今臺省既大相通雖而任又非久也盖官非艮久必敗故今之官吏數遷太亟貴緣求速故私奸易規避大事無了絶途路迎送與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陞卜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參議等或

年資未應轉又爲吏調法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縣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等甚者巡撫都御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古之良久任獲之也漢世爲吏者不長子孫乎凡治朝皆然

孝廟不立貴妃是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試諸之諂之者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嗣之道也是故一傳絕

曹志秦秀庾純父子皆切實之才晉武怒而不录鄧

詵阮秭華諱直辯博之士則上第登庸斯取人以身之證乎

太宗時郴陽一老儒詆斥濂洛之學上巳所著書上覽之大怒閣臣楊士奇力營救得不殺遣人即其家盡焚其所著書綜同子曰盛世之君有道識記曰一道德以同俗故異言亂政

詔令足以占朝廷言有遺慮則知野有遺賢矣故朝有王臣則其言王朝有覇臣則其言覇尉佗得漢文書即徹黃屋奉正朔竇融得光武璽書歎服曰天子

明見萬里孰謂詔令不足占朝廷哉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如聚財强兵非不爲上然非爲德拔引私昵非不爲下然非爲民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若固有之者註曰不以位爲樂非也樂者對憂之名不以位樂以位憂乎既若固有則憂樂其泯然必不樂而後爲不與哉獨言舜禹者以其得天下易也

成康刑措之治召畢壽考夾輔之功也不然康之世其難哉或曰任之而不疑二王不賢乎

春秋諸侯出告廟則書至則有飲至策勲之禮所以孝敬而防游佚也聖人之制禮不其微邪是故信伯爰如棠

和氣致祥而治世亦嘗天心仁愛之欺乖氣致嘗而叔世亦瑞燈滅必光耳或曰治世嘗在朝廷而瑞在天下叔世瑞在朝廷而嘗在天下

續志林

烏山王褘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修氏曾鞏氏王安石氏金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爲尤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横開闔上下變化無不如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將躐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爲十八篇陳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刪尨

出於夏周商教之末亦見不知量已然而願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王褘序

周穆王時徐偃王爲國徐去周爭末事君國子民待四方者務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諸侯之爭游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焉或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服矣王不伐楚必事徐楚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

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中其爲中國患久矣光乎穆王當成王時即已肆其强暴書所謂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是也後乎穆王至宣王時其馮夌爲尤甚詩所謂徐方驛騷是也當穆王時天下晏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西遊與王母宴於瑶池之上逸樂而忘返於是偃王將得乘間而起用其龍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爲

仁子子以爲義以弊晉東諸侯而諸侯之爭辯者適無所質正乃成賓祭於徐庭偃王蒸自謂仁義之道爲止於是而王業固可圖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不在是也故未幾爲天子諸侯所不容而國以遂敗身以遂亡而偃王顧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呼藉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爲道而力行之則民之附之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武之業可成也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爲仁義而徒假仁義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亡世之論者因以謂湯

武以仁義興假王以仁義亡興亡雖殊其爲仁義一也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假王假其名而行之湯武則眞知之而行之以無僞者也興亡之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假王奈何同年而語哉春秋之時宋襄公欲圖霸亦徒假仁義以爲名與楚人爲泓之戰曰君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戰而敗國以幾亡故宋襄公之仁義則徒假王之仁義也一則假以誅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

假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僖王襄公則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亡也固宜此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酆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

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國東遷而致衰不可也周居鄷鄗鄷鄗在西故謂洛爲東都自武王遷九鼎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是乎卜洛以建邑而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乎不備是固以洛邑無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崤界蜀隴邪則東有成皋西有殽澠背河向伊洛其固有之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爲天下上腴邪則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而況天下之中實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晷於是而取正道里之所

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則雒邑曷嘗不可以爲都也以書攷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以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成王嘗至洛邑事蒸祭矣以詩攷之宣王徵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是宣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所謂其失計乎藉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曰楚國百里已非一日西　交侵有甚於　伐凡伯南征不復有甚於問周重輕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蓋周自厲王之亂

王室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無周矣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遷周其將不衰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興乎是周之所以衰因無令王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堯都平陽而舜遷蒲坂禹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是唐虞夏商之都固有定止盍屢遷矣奈之何獨以周之東遷為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

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刑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主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十八年平王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群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

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畧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亡者籍專爲暴高帝務爲寬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犯籍至火而屠之暴與寬大異趨如此楚漢興亡於是已决况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謂知

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畧矣其得天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爲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束縛馳驟之蓋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爲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既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爲必死矣反遽拜之爲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爲過望效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遂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酈食其爲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蓋良始

惟爲韓報仇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成君成爲王、而已爲韓司徒而後又自褒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爲韓不爲漢故因疑其謀以嘗反覆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固用力陳其難以爲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膺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帝恐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爲衛又繫之廷尉以挫折之使自謹守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術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汙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

不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役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而高帝旣知三子之爲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知有忠信之爲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聞之舜之於十二牧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視同一體烏有所謂相持之術哉嗚呼此古帝王之所以爲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際如此其不有愧於古帝王也大

高帝六年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齊兩生不肯行

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君子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爲禮樂矣而吾謂非禮樂何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記曰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爲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以仁義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

二者是也此禮樂之謂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聖賢之治身即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以其不可斯須廢者而必俟乎百年亦何其迂之甚也是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可損益因革者文也故忠變爲質質變而文繼文者不能保其不變也夏變而殷殷變而武繼武者亦不能保其不變也此皆文之謂也至論其本則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也吾故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自兩生創是說而漢儒恭宗之終

漢之世禮樂之說紛如而其大槩則正朔也服色也辟雍也井田也封建也雅樂也是皆帝王經制之具而帰滅於暴秦者有王者作固當修而明之然漢之賢君莫如孝文漢興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而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則謙讓以爲未遑惟以德化民故海內安寧烟火萬里成康以後稱治者莫加焉至武帝而改正朔矣議明堂矣至成帝議立辟雍未作而王莽作之矣至哀帝而詔定雅樂罷淫聲矣此三君者其於致治何如也自

漢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爲之君臣於斯數者未嘗不講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服色也言人人殊而或行或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而終不可行者業之而皆足以爲一代之治則其爲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與於治道也明矣蓋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鄙儒也因拔劍擊柱之事將肅朝儀以止喧嘩乃進儒者可與守成之說夫肅朝儀以綿蕞從事其事至末也而通以爲儒者守成之事兩生以爲興禮樂之事

嗟乎儒之爲儒禮樂之爲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中子講道河汾門其徒魏徵房杜曰先生雖聰明特達然遂明主必興禮樂及聞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與房杜論與禮樂曰禮壞樂崩朕甚愍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徵與房杜皆慚悚而退是歟公若可謂興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亂矣雖未嘗以改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

之彌縫魏之諫諍皆人臣之所難焉在其姻禮樂也是故以征伐取天下者莫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誥其臣下曰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禮也故祖之民室家相慶此樂也武下車之初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禮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行乎其間亦焉待於三十年之久乎故吾以謂兩生之所謂百年文中子之所謂三十年皆徒論禮樂之文而非達其本者也嗟乎彼兩生不足道也文中子

勳以聖人自儗而立論若是幾何而不爲叔孫通也哉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代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爲一日之積也爲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

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於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爲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於其先明章纘志於其後皆敦尚經術修[illegible]儒學以爲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

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蔑相師成風翕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其比隆於成周可也及乎元興以後閹豎擅政而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義以扶其危而道正言分別其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於勢有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而其執彌堅其行

砥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論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於解印綬弃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哉且以不得與其死以爲恥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爲辭雖以曹操之姦雄擅强大覬非望乃至沒身不敢廢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因名節之本而名節

也操之殺荀彧溫之殺裴樞何其所爲之相類那晉是以知篡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

嗚呼以操久蓄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祚不啻如反掌文若縱忤巳其力豈足以沮操當是時閾之后戚朝之忠良殺戮畧盡當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猶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不知篡魏之司馬懿巳疑其後而不察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焉在曹操之爲智哉懿旣制

魏闕命于師及昭並秉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其時王陵以壽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而不成巨姦之鋒夫人將嚙之然人知司馬氏并魏而不知養成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曹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有天下者盡亦鑒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戶門

不閉行不齎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歎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或曰太宗烏在其爲仁義也太宗之爲君大抵仁不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黎陽撫群盜如振槁拉朽其有天下如運諸掌視成湯之拯民似矣而陽尊隋以爲名則何異晉文河陽之尊周北擒頡利西滅高昌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衣

冠其人郡縣其地覩武王之通道似矣而高麗之征乘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陵之伐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之義乎固至五覆罪至三訊覩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蘊古之死則未免於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覩古人肉刑之制則輕矣而李君羨之誅則未免於淫刑太宗之用刑果三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有本末故其設施制度綱紀斷有足觀而平生所爲類皆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私焉在其爲仁義也君子曰三代而下

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簡猶不足焉春秋責備之意其母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若有愧論仁義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許之而亦豈可以假之議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太宗行之何其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蓋仁義之於天下如饑渴之於飲食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況當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於水火綏之以仁撫之以義尤易為尤故其行之數

藏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響之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爲效易致而速成曾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𣇃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由仁義行可也而謂其徒行仁義可乎而況謂其假仁義不亦過乎且自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自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其治天下之效如此

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先王並是則文武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文武之後千有餘年而猶未遇願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

嗚呼唐有天下更十八君垂三百年其間蜀道關陝奉天之幸唐之幾亡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爲唐焉是則太宗仁義之效蓋不可誣而行仁義之功果何負於太宗哉

魏徵嘗言於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忠臣也君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

爲有良臣忠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有道無道有不同焉耶人君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而得明哲以保身故謂之良臣若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之常者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殉之故謂之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也是故有禹湯文武之爲君則皐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爲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爲君則龍逢比干之流因而爲忠臣嗚呼使其君爲桀紂而已爲龍逢比干之爲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宜乎魏徵拳拳焉以爲太

宗昔也且三代而下史謂如太宗之爲君盡諫如魏
徵之爲臣可謂各極其志無媿乎君明臣良者矣而
徵猶爲是言何哉嗚呼此政徵之所爲善諫者也徵
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爲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爲
忠臣願陛下爲有道無爲無道若爲無道則臣將必
爲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爲無道云耳不然
則忠良雖與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爲
其身謀實爲其君計耤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
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

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爲是言蓋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爲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爲有道也則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徵其寧有貶哉幸而太宗力致貞觀之治而終爲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爲忠而忠臣未有不爲良者也徵之此言抑有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華脂塞黙惟以持祿固位爲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暴戾而無所匡救因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爲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

嗚呼此文徵之罪人也哉